

M
E
L
S
H
A
N
D
O
N
G



梅山峒



周康陵◎著

开梅 宋神宗归统梅山峒的方针。
意即开拓梅山峒。

县之 宋神宗开梅的政策。
意即将梅山峒建为自治县。

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开梅的背景

绊蛮 梅山峒人性格的主要特征

鬼神信仰 梅山文化的主要特征

生殖崇拜 梅山文化的主要特征

CIS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梅 山 峒

周康陵◎著

C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梅山峒 / 周康陵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5.3 重印
ISBN 978-7-5561-0313-3

I. ①梅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苗族—民族历史—研究—中国 ②苗族—民族文化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K281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66655号

梅山峒

著 者 周康陵
责任编辑 张 凌
装帧设计 谢俊平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
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
2015年3月第2次印刷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22.25
字 数 30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61-0313-3
定 价 39.80元

营销电话：0731-82683348

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

前 言

中华各族，分久必合。民族分合，源自文化。文化，只要存在，必有交流；只要交流，必在存异中求同，必在碰撞中融合。中华各族，终必如百川归海，融合成多元统一的中华民族。这是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。《梅山峒》的故事，是这股大潮中璀璨的一段。

一、梅山峒不是洞

梅山峒的“峒”指多山多洞的地方。古代中原汉人对西南民族聚居的领域，大的称州，小的称县，再小的称峒。“梅山”源自苗语“皋𪗇”。梅山峒地域属楚，楚王姓𪗇。汉人译“皋𪗇”为“𪗇山”。“𪗇”与“蛮”“梅”音近，“𪗇山”后传为“蛮山”“梅山”。所以，峒内原有蚩尤后裔，便自称“梅山人”。后来，润州（今江苏武进县境）自称“梅山人”的蚩尤后裔，历经辗转跋涉，回归梅山峒里。“梅山”之名，更为凿凿。

五千多年前，神州大地，经过无数次群体间的战斗和聚合后，并存两个最大的部族联盟。一个在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北方，首领是轩辕氏；一个在以长江中游为中心的南方，首领是神农氏。后来，诸侯相侵伐，而神农氏世衰，不能征，炎帝应运而生，取而代之。再后来，炎帝被轩辕氏战败于阪泉，蚩尤又应运而生，取而代之。蚩尤比起轩辕氏来有三大优势：一、轩辕氏的部族只会游猎，而蚩尤的部族已普及了种稻，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部族，后来称为“苗”；二、司马迁说，苗人在打仗时，除了像别的部落一样用石头、棍子外，还能“持金而战”。这里的“金”指的是青铜武器。管仲《管子·地数》：“葛卢之山发而水出，金从之。蚩尤受而制之，以为剑、铠、矛、戟。”



三、苗人在与恶水莽山、瘴气猛兽的奋争中锻炼出剽悍、勇武的猛性。于是，蚩尤北上中原，与轩辕氏进行了惨烈的涿鹿（今河北涿县）会战。轩辕氏因为有南人恐惧的大风沙、干旱和别的部族的帮助，擒杀了蚩尤。苗人自此备遭剿杀，纷纷南逃。梅山峒是蚩尤的故里，是历经磨难的蚩尤后裔聚居的地方。

逃到西南诸省的苗人后裔，演化为西南几十个少数民族，奉盘瓠为始祖。他们和苗人一样，都被称为“蛮子”；他们的境地和苗人的境地一样，都被称为“蛮地”。东南亚的许多民族也根自苗人，如今越南还有苗人150万。近三十年来，韩国、朝鲜、日本、法国和美国先后涌出许多研究团体，寻找其苗裔在中国的根。美国的印第安人还派了个寻根代表团专程访问过湖南。

涿鹿之战后，轩辕氏自称黄帝。司马迁告诉我们，黄帝曾在胜利后“南至于江，登熊、湘”。“湘”是指湘江，“熊”是指梅山峒所属蚩尤故居地大熊山。“大熊”是黄帝此次登山时改的。黄帝又称有熊氏，他将蚩尤故居改名为“熊”，冠以“大”，意思是要蚩尤的子孙都成为他大熊的子孙。

梅山峒在今湖南省中部，归化前，它的地界分为三个圈层。第一圈层是所辖十八个峒的属地，在今新化县和安化县。新化县为上梅山，安化县为下梅山。冷水江市原属新化，也属上梅山。第二圈层是势力范围，在宋时的潭（潭州，今长沙）、邵（邵州，今邵阳）、辰（辰州，今沅陵）、鼎（鼎州，今常德）、澧（澧州，今澧县）之间，大致包括今长沙市的宁乡县西南部，益阳市的益阳县、桃江县、安化县，常德市的桃源县南部，株洲市市区，醴陵市东南部，湘潭市的湘乡县，韶山市的部分山地，娄底市的娄星区、万宝新区及双峰县、涟源市、冷水江市、新化县，怀化市的沅陵县、辰溪县、溆浦县东部，邵阳市的新邵、邵东、隆回、洞口、武冈五县山地及新宁、城步、绥宁三县的北部占今雪峰山上、中、下三段全部地域，总面积约六万平方公里，将近占今湖南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。第三圈层是梅山文化区。梅山文化即以梅山峒文化为代表的古苗文化，是长江流域和西南十几个省、区中少数民族文化的本原。蚩尤遗族是世居梅山峒的湖南人的主要先祖，梅山文化是现代湖湘文化的精髓。

梅山峒是苗族及西南诸少数民族的发祥地。梅山峒的始祖蚩尤是苗族及西南诸少数民族的始祖，也是多元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的“三祖”之一。梅山文化是大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

二、天下第一蛮

梅山人自称“天不怕，地不怕”“天不服，地不服”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蛮”。天下第一蛮的蛮性源自天下独一无二的厄境。

1. 梅山峒的自然环境是世上罕有的。

梅山人的家园是雪峰山和东部平原之间隆起的峻岭绵绵、丘壑重重的广袤丘陵，土地贫瘠，病害繁杂。这里，莽莽深林，郁郁葱葱，猛兽争啮，豺禽混啄；沉沉瘴气，弥漫漫漫，凶疫频发，恶痢成灾。这里，二十里之内，必见溪河；滩险瀑急，毒水肆流。这里，深洞之多，不可胜数；小的可容千人，深的长几十里。

2. 遭戮之残，抵抗之烈，世所独有。

自黄帝始，汉苗在融合过程中的争斗，时息时烈。一方不断地侵扰、掠夺乃至攻城、立国，一方连续地征伐、屠戮乃至围歼、清剿。中原王朝，出兵之多，少则数千、数万，多则十几万、几十万；出将之强，秦有白起，汉有马援，三国时有诸葛亮；出兵之频，历代诸王，几无例外。彰彰史册，历历较著。对蚩尤故居梅山峒更是务求尽极。欧阳修的奏章上说：“今湖南捕贼者，杀一人头，赏钱一千。官军利赏，见平人尽杀。”公元977年，宋太平兴国二年，赵光义派兵攻入梅山峒。当时，梅山峒分左、右两甲。左甲长扶汉阳战死，左甲被杀得尸骨遍野。右甲被杀之余，又被掳去两万。当天，宋军选了两百把利刀，只一次便杀了一万五千人，妇幼儿尽。

3. 梅山峒人的生活极为困苦。

梅山人吃的全是旱地产出的杂粮，住的是清一色板屋，住木房的人极少，最简单的住屋是用石头垒的石屋。板屋是用树和杉皮搭建的吊脚楼，有的傍岩，有的傍山，有的傍树；有的利用石洞，有的利用土洞，有的露天。劳作时不分昼夜，女子经常独处深山。睡觉时不脱衣，全家人围在灶边；来了客人，不分男女，一概和家人挤在一起。梅山人除未嫁女孩头发中分、结辮垂于后外，男女都裹头。男子椎髻，白巾裹结，去须，多文身。一年四季，男子穿白布衫，女子着青布衫、斑布裙，不穿裤。男女都光脚，长年不换衣、不洗脸、不洗澡，面目黝黑。梅山人由于长期吃不到食盐，普遍粗脖肿颈。

极端的厄境和极致的奋争，铸成了极致的蛮性；绝世的厄境和绝世的奋



争铸成了天下第一的蛮性。梅山人不服朝廷，不服官，不服管，对周边官府的出击从未停止过。出击的路线有四条：一是走现在的邵阳，二是走现在的宁乡，三是走现在的怀化，四是走现在的武冈。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围潭州府，即现在的长沙市，围了近一个月。他们最恨官，见官就杀。他们杀官兵，务求斩尽杀绝，而且杀法惨绝。汉人入峒，只要与官府有一点联系，必杀无疑。他们杀了一辈子官还嫌杀得太少，临死前把刀传给儿女，嘱咐儿女接着舍生忘死地杀。梅山人在不停的战斗中个个宁死不屈。在梅山，没有任何男、女、老、幼投降的传说。梅山的首领，无论官府如何收买，没一个变节。梅山峒不接受和谈，从未与官府和谈过。汉人用几千年的时光不遗余力地在中华大地湮灭蚩尤的信息，迫使各地的苗人和苗裔都接受了盘瓠为始祖，梅山人却一直公开地独奉蚩尤为圣祖。梅山峒在血泊中巍然屹立了四千多年。

梅山人蛮骨铮铮，蛮血烈烈，舍生忘死地抗争，舍生忘死地讲理，舍生忘死地精忠，舍生忘死地刚烈，舍生忘死地开拓，舍生忘死地勇担道义，舍生忘死地勇为人先，舍生忘死地吃苦耐劳，舍生忘死地坚韧不屈，舍生忘死地诚信守诺，舍生忘死地重情重义。他们的蛮性是中华民族的传家瑰宝。

三、梅山蛮文化落后么

梅山人的先祖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种族，是世界上最先发现并使用青铜和铁的民族。他们有世界一流的医药，有世界一流的艺术，有世界一流的文学，有世界一流的学术——骚学、巫学和道学。他们的文化和中原文化同是世界上最古老、最先进的文化。由于长期的封闭、压抑，作为这种文化集中代表的梅山峒文化，在有些方面虽然受滞或退后了，但是，在另一些方面又得以飞速乃至畸形地发展：

1. 冶金业的发展，为今天冷水江市成为“世界铪都”，为娄底市成为全国钢铁工业重要基地奠定了基础。

2. 医药成为全国之首。

3. 手工业、渔猎业长足进步。

4. 创造了辉煌全球的艺术。

5. 蛮性得到极致的提升，才干得到急剧的提高。外人赞誉“蛮子有才”，这是后世“惟楚有才”的雏语。



6. 极致地崇拜生殖。
7. 极致地崇信鬼神。
8. 人人习武，个个能战。
9. 极致地提升了民族凝聚力，滋生出正气凛凛、和谐安定的社会风气。

做到了夜不闭户、道不拾遗、市无二价。

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梅山文化，孕育了湖湘文化。正是有了湖湘文化的熏陶，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和现代革命史中，才经常充当先锋或中坚。梅山文化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都是灿烂的大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四、绝世的神秘峒

梅山峒独处孤立，自它出世，外人知之寥寥，而偏见繁多，莫不有意无意地把它渲染得越来越神秘。

在外人眼里，梅山峒“穷山”的瘴气、“恶水”的毒流、“怪洞”的妖气，人人习武习毒、个个“刁蛮”。

“刁悍”的民性，都似张着的啮人的巨嘴。

在外人眼里，梅山的风俗更令人骇异。比如，梅山鼓励野合，老无上限，少无下限，耄耋之老，豆蔻之少，概莫能外。梅山不仅鼓励性事，而且推崇性事。梅山盛行彰扬性交的艺术，盛行当众表演男女裸体性交的“淫祀”，盛行对男根、女阴的崇奉。又如，普天之下，梅山人最笃信鬼神。所信鬼神之多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梅山人诚信，没一处没有鬼神，没一事能与鬼神无关。梅山无时无处没有祭事、法事，其规模、程序、形式，无不令人瞠目结舌。梅山人“装神弄鬼”，可以用一碗“法水”治几十种病痛，可以“上刀山，下火海”，可以把阳人“放”去“阴间”，可以去“阴间”“查访”。梅山巫师能“喝令”成千上万、各种各样、大大小小的鬼神。

外人更为诧异的是，这些垢面文身，“青面獠牙”“猿猱上下”，讲着叽里呱啦一口蛮话，连文字都没有的“生番”“蛮子”，竟然创造了怎么抹杀也抹杀不了、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住的、光怪陆离的文化。其中许多项竟然是世界级水平，包括梦幻般的艺术，甚至还包括渊博的学术。他们诧异，人家普通的佩刀真真切切地可以砍断自己“吹毛得断”“削铁如泥”的宝刀。他们不明白，自认冠绝世界的中草药，竟然比不过人家梅山。他们尤其疑惑，



他们自诩是“礼乐”之邦，可是，孔夫子却盛赞人家梅山的音乐，说什么听了韶乐后，“三月不知肉味”。他们想不明白，梅山人苦得要死，偏是“黄发垂髫，皆怡然自乐”。梅山人闲暇时离不了歌舞，找情人时更要唱歌跳舞。干起活来，哪怕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只要嘴巴有空，绝少不了引吭高歌。梅山峒遍地是歌，伸手一抓，就能抓着。梅山人穷得要死，偏爱打扮。无论男女老少，极少不佩银器，除了有耳圈、项圈、手圈外，还有脚圈，甚至衣服上也要坠上几斤、十几斤、几十斤。男人佩心爱的腰刀；女人不止戴花戴草还戴果子，滴里嘟噜，漂亮了人，也漂亮了心，看上去连骨头都是轻的。

在外人心目中，梅山峒像大海里云雾笼罩的怪岛，神秘莫测。

中国历史“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”的规则，始创于我们的老祖宗黄帝。蚩尤被杀后，他和他的部族便成了文人笔端的禁区。经五千年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沉淀，其史迹早已烟消云散；无论正史野籍，即使幸存一星半点影子，也多半被歪曲篡改。古代中国，有两位伟大的文人写过梅山峒，一位是写《桃花源记》的陶渊明，一位是写《西游记》的吴承恩。他们都对梅山峒心存仰慕，可惜他们笔下的梅山峒仍然是神秘的。这不能怪他们，他们本来就没想过要正面写。他们怎么能正面写呢？天地茫茫，岁月悠悠，梅山峒退出历史舞台后，后世学者要想钩得梅山峒的沉迹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所以，梅山峒便一直神秘下来。

五、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

本书写梅山峒，把切入点选为宋神宗“开梅”的历程，即将梅山峒建为新化县的历程。“开梅”是汉、苗纷争四千多年后实现统一的决定性的一步，是空前绝后的绚烂史篇。它波澜壮阔，精彩纷呈，故事情节像汹涌的波涛一样畅快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出人意料，一个比一个扣人心弦。其中梓龙出峒、辩战会、梅山姊妹花比武、端午研讨会、王安石闯宣德门、神宗两探王安石府、李受智说济阳郡王、两宫泪下、吕嘉问卖祖求荣、大廷战、赵抃入蜀、王安石与司马光、神宗泪赞苏轼、峒主教子、峒主峒娘探慰单凤娘、神宗两诏求言、蔡焯上书、还盘王愿、蚩尤屋场誓师会、乔执中义收全州、泗里河之战、王安石救章惇、郭祥正智会峒主，更是脍炙人口，足可流传后世。之所以要把切入点选为“开梅”，是因为：



1. 写开梅，就要写汉、苗两个文化的大碰撞、大融合，就要展现北宋神宗时社会的各个方面，弘扬古汉文化；就要把神秘了几千年的原汁原味的古苗文化，全面地、活生鲜灵地首次公诸国人，让神秘“梅山蛮”各式各样人物的真实形像首次昭昭面世。

2. 开梅涵括汉、苗分合的全过程，写开梅，就是彰显中华各族必然融合为多元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势。

3. 写开梅，就是歌颂和平统一的方针，彰显先贤们探求和实施和平统一策略的历史背景和艰苦卓绝的奋斗，彪炳汉、苗和平统一过程中先贤们的警世智略和垂古功绩。

六、独具一格的爱情

梅山峒的爱情，是“世外桃源”中独有的，都非常美丽奇特、勾魂摄魄，汉人连想都不敢想。《梅山峒》中的爱情故事，有正面描写的，也有侧面描写的。有峒汉之间的，一对是双目失明的单身母亲用苦水喂大的女兵首领和宰臣家贵公子，一对是勇蛮的峒长和书香世家的娇柔佳丽，一对是才貌出众的女兵和峨眉弟子；也有峒人内部“梅山三友”和“梅山姊妹花”五人的交融。有的是摇曳多姿、令人心旷神怡的喜剧，有的是神秘莫测、催人泪下的悲剧。这些爱情都融在故事的主线里，给人启迪，耐人寻味。

国人公开研究梅山文化，才三十多年。这本公开发行、全面介绍梅山峒的第一书，是研究梅山文化的志士们公开奉世的头胎婴儿。谨祈他落地时的“呱呱”声，能引得国人的惊喜和爱护。



据元朝丞相脱脱主修的《宋史》说，宋太平兴国二年，即公元977年，“朝廷累遣使招谕，不听，命客省使翟守素调潭州兵讨平之。”“宋兵去其居十里而营，大败其众，擒蛮兵二万，命军中取利剑二百斩之，余五千遣归。”“自是，禁不得与汉民交通，其地不得耕牧。”

宋神宗熙宁四年，即公元1071年，浩劫后的梅山峒人在四周关、寨、卡的围困中已经苦熬了九十四个年头，一个个肌黄骨瘦，面目黧黑，备受饥饿之苦和旱涝、瘴毒、兽蛇的侵扰。劫后的峒人忍着悲痛重新建立起来的一个个家，至今仍是残缺的，不是缺男人就是缺女人，要不，就只有孤儿。缺女人啦！浩劫时，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，不是被杀，就是被抓，所剩无几。除了缺女人，就数缺盐最难熬了。干活没劲，脖子一个个粗得受不了。铮铮的梅山人，“绊着蛮”为冲破围困一次次地闯关过寨，只落得一次次地增添新坟。旧仇未报，又添新恨。一片片的坟冢瘪了又堆，堆了又瘪，瘪了又再堆。人人心头压着件大事：打仗。一是要不要出峒抢女人和盐；二是官军什么时候来屠杀，来了怎么办。

宋廷在梅山峒远近四周遍设重重关、寨、卡，放进不放出。附近就有花桥、阳峒、石子岭、渣渡塘四寨，分别扼守峒东、峒南、峒西、峒北四条出峒的必经要道。峒人出峒，主要走邵州，据守邵州的阳峒寨在四寨中实力最强。它既有天险杨梅岭为屏障，又有弓箭、檣木、礮石三道经营近百年的防御工事。平时守军至少也有一千，而且，紧急时，援军一个时辰以内就可赶到。

梓龙峒在梅山十八峒中靠邵州最近。全峒两千多户，单身汉就将近四百，已经断盐两年多了。现任峒长就位两年来，峒民虽然没少出峒，但每次行动，至多也不过一百。结果，收获甚微且不说，每年死在寨口的男女老



少，不下七八十。年轻峒长的心，几乎沥干了。

梓龙峒峒长姓扶名山，才二十一岁；身材、面相酷似关羽，只是无须，赤膊，上身纹龙；刚烈勇猛，使一柄四十八斤重削铁如泥的青龙偃月大砍刀，上阵时从来都是身先士卒，所向无敌。扶山有个绰号，叫“哑峒长”。梅山人把死搅蛮缠叫“哑”，发音时上下顎要重重一贴。两年前，扶山的父亲老峒长闯阳峒寨时，被寨主梁厚截俘，剜去心肝，曝尸三天。扶山继承峒长以来，没少起心领着峒人将梁厚粉身碎骨，去邵州府宝庆一劫，只因峒主严厉制止，才忍气吞声地没有动手。眼看老峒长忌辰在即，扶山特地在全峒转了一圈，名义上是体察民意，实际上是想鼓励发动峒民。峒民们受的苦难和舍死拼命的态度使他更坚定了信心。三月初九是老峒长忌辰。那天上午，扶山在老人家坟前，号哭着拜了半个来时辰，往肚子里倒了一坛子沥酒，发誓：“爹爹！这回，不管哪个反对，不管自己会死好多人，我铁心了！三天后带全峒人出寨，不杀梁厚，不抢三百个宝庆婆和五担粗盐回来，请你老人家当着峒人的面，掐死你这个报应崽！”

阳峒寨寨主梁厚，阴狠机灵，善使袖镖，十步之内，从不虚发，梅山人称他“猴精”。梁原平日常常夸口：“想过老子的寨？你活一个过去，老子自己放自己一杯血！”遗憾的是蛮子们过寨，都是小股偷窜，致使上任五年，未立奇功，总难升迁。最近探得，寨对面的梓龙峒哑峒长多次酒后狂言，要抢三百个“宝庆婆”回峒“发崽崽”，便暗自庆幸，作好迎接蛮子们来送命的准备。

十三日夜，已近子时，阳峒寨仍然灯火通明，像匍匐在莽林中有着慑人目光的巨虎。梁厚在议事厅不时提醒全体寨兵绷紧神经，生怕稍有疏忽。突然，山腰传来吵嚷和踉跄的脚步声。他刚警惕地从坐椅上弹起，一个寨兵已倒在了厅门口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喊：“梓龙峒只有孩子，所有大人不知去向。”厅里的官兵个个吓得像恶鬼临门似的，面色煞白，盯着梁厚。梁厚凝神转睛，突然大喊：“后山！一定已到后山！梁宽，带预备队去后山，快！快！”梁宽大声答应，飞步出厅。

阳峒寨后山是一片莽莽的半原始树林。梁宽领着两百寨兵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这里，一见没人，便立即妥帖地布防。布好防后，他马上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，自认绝没疏漏了，才舒了口气；刚想稍事歇息，又警惕地四顾。眼前黢黑幽邃，仅能看出蒙蒙树影；耳旁万籁俱寂。莫说蛮子，连鬼影子都



没有一个。他席地而坐，怀疑寨主所料不中。春寒料峭，只一会，他冷得哆嗦了一下，便招呼寨兵们就地活动活动，暖暖身子。过了约半个时辰，他巡视时发现寨兵大都瞌睡，赶紧大喊：“莫打瞌睡，会受……”突然，脚旁厚厚的枯叶下窜出一个峒汉。可怜梁宽，“凉”字还没出口，头已落地。紧接着，林里一声铙响。铙声刚起，林子的厚厚枯叶下面齐刷刷窜出两千来男男女女，从十四五岁到六七十岁不等，多数赤脚赤膊，文身画面，手持各式各样的武器，个个能武，人人奋勇，喊着“哦呵”，扑向寨兵，声势震天。两百寨兵还来不及惊喊，便都咽气倒地。扶山吼出一声“冲！”，挥刀趋前，双眼冒火地领着峒人冲向前寨。前寨守兵虽有遭偷袭的准备，无奈实力悬殊，越是垂死挣扎，死得越惨。厮杀足足进行了半个时辰。死尸遍寨，死相目不忍睹。尸体没一具是被一刀毙命，全都刀痕累累、污血淋淋，四肢不全、膛开肚破的比比皆是。扶山在大厅里清点人数，寨兵固然没剩一个活口，但自己人也死了七十八个。长老会长含泪劝扶山：“寨也破了，仇也报了，回峒吧，莫再作孽啦！”扶山噘着嘴巴，把头偏向一边。峒里的其他首领争得不可开交；主张杀出寨的多，坚持回峒的也不少。扶山正要发作，猴精被推进了大厅。厅里顿时像烧开的油锅里泼进了冷水。各人都有各自对猴精的处置法，各人都自认有天经地义的理由。大家一边用嘴争，一边动手抢，抢得猴精软成了一摊烂泥。扶山做了个要大家肃静的手势，等厅里鸦雀无声之后，又把目光在大家脸上来回扫了两遍，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马上煮饭，吃它个锅底朝天，越快越好。胀饱了，一刻也不耽误，按原计划出寨。”说完后，把头转向长老会长，“客公，请尽快去土硃院，把我们的计划详细报告峒主。你老人家有反对意见，向峒主说好了。”又转身面向大家，提高声音，“猴精不能由哪一个人处置；拖出去，千刀万剐，剜心喂狗，割头送官。”说完，死死盯着像摊烂泥的梁厚，目光如炬，几乎喷血。

黎明，扶山率领两千峒民下了阳峒寨，向宝庆出击。队伍后面，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

峒主居院叫土硃院，在岩口，即现今冷水江市岩口镇、铎山镇。宅院四面环山。远处是绵亘数百里的雪峰山，近则盘踞着吉门岭、老寨岭、章龙岭、杨梅岭、将岭、老太山、花山、枫神山、战鼓山、月兴山、大乘山等数不胜数的山岭，重重叠叠，兀耸参差。山上古木蔽日，阴翳冥合；山下石洞毗邻，不知其数。有的洞洞相通，其中泉水时分时合，蜿蜒起伏数十里。相传有个



方輿先生逞能，只身进入一个无名洞，七天后才脱险返回。院前有条玉带水，自右而左，缓缓远去。550年后，新化县令陈治安慕名专程来访，惊叹之余，作文颂扬，其文中有“不得胜处，得其胜处”之句。土砵威势，如伏十万雄兵，加以山山有关卡，关关有铁闸，所以，太平兴国二年，翟守素虽然杀进了峒，也只能“去其居地十里而营”，不敢进土砵院。院子坐北朝南，建筑宏伟。峒人传说：“千人拱手叩头，万盏明灯高照。”院前有峒旗两面，高插巨礮之上，日夜猎猎，诉说着峒人的历史，激励着峒人的奋争。

当晚卯时，土砵院前院仍然明灯高照，探报不断。启圣厅里，熬了大半夜的峒主和峒相饮过参茶后，精神虽然稍稍振奋了些，但焦虑仍旧，都无言地踱步。峒主姓苏名甘，又名得常，三十一岁。中等身材，精悍挺俊，微黑；目光凛凛，雍容沉毅；梅山男人，唯他留须，平时喜欢着汉装。他饱读诗文，精通巫术，武艺超群，统领梅山十八峒，集军权、政权、教权于一身。峒相四十二岁，文韬武略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又是峒内首医和大巫。苗人认为，大巫是至宝。《国语·楚语》记载，楚昭王与大夫王孙圉论“国之宝”时，首推观射父，次推倚相，云连徒州是楚国最富饶的地方，昭王只把它排在第三位，因为前两位是楚国的巫学大师。贾谊曾说：“吾闻古之圣人，必在巫、医之间。”梅山智者，首推峒相。在教内，峒主是教主，峒相是大巫。两人一主一相，相得益彰。

峒主、峒相喝完第二杯参茶时，终于等来了洋溪峒峒长。没等满脸疑惑的峒长问起，峒主就把他按坐在身旁，忧心忡忡地告诉他：“深夜请你来，是有急事相商。哑龙出峒了。”

峒长鼓着眼睛，惊喜地刚要张嘴，峒相郑重补充：“一直到现在都对峒主守口如瓶。”

峒长皱着眉头气愤地骂：“这个死哑龙！”接着急切地问：“破了阳峒没？”

“杀得一个不剩。”峒主板着脸平静地说，没现出丝毫欣喜。

“杀得好！杀得好！哈哈哈哈！”峒长起身笑得窗纸哗哗作响。笑完后，坐下竖着大拇指夸，“我就晓得，这个哑龙，迟早会发猛性的。好！好啊！”愣了一下，不解地问：“过阳峒了，还急着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莫急嘛，先听峒主给你讲个人。”

峒长疑惑地看着峒主。



“东坡先生有个知心知肺的好友……”峒主不紧不慢。

“那……想必是贤能超人？”峒长问。

“文武双全，连小皇帝都称赞。”峒主衷心赞扬，“出生那天，母亲梦见李白，少时就有诗名。梅尧臣见了他后，叹道：‘天才如此，真太白后身也！’”

“哦！一定当了大官啰？”峒长看着峒主。

“知武冈军。”

“太小了嘛！怎么啦？”

“不仅跟着苏轼受牵连，还得罪过王安石。”

“难怪……叫什么？”

“郭祥正。”

“听说过，提他干什么？武冈离我们远得很嘛。”

“不，你不知道。”峒主站起身，“此公于半年前迁邵州防御判官，哑龙这回正好往他怀里戳。”峒主神情惊悚地盯着峒长吃惊的双眼，过了好一阵，才缓缓地说，“他一向待我们苗人不薄。武冈有一百八十峒在他辖内，都尊重此公。上月，他抓了我们二十四人，没动一根汗毛，全都放回来了。但这回，他出兵又快又狠，居心……叵测啦！”

峒相接说：“岳平顶守军五百，已飞速朝西开拔。祖师岭正在集结附近守军，确有往东潜进之势。宝庆驻军不下两千五，已出城北……”

峒长跳起身，惊怒地挥着拳头大喊：“哎呀！口袋！给哑龙安了个大口袋呀！峒主，我去，我非去不可！”

“你怎么去？”峒主轻轻地问。

“赶紧去追呀！”

“那就等于陪他们一起死！”峒主紧盯峒长疑惑的双眼，郑重嘱咐，“你出两支人，不要老人小孩，一支去潭溪，一支去颜岭，动静越大越好。到达以后，听我的命令。”

峒长大声应“呃”！下跪后起身朝大门飞走。

峒主送到大厅门口，撞见五六十个耄耋老人哭喊着从院外往槽门里冲，门卫被挤得倒在了地上。



峒主叫门卫把老人们让到院内。老人们跪在地上，讲的讲，喊的喊，七嘴八舌，情凄意切。峒主一看便知，是攻阳峒寨时部分遇难峒民的家属来请求停止进攻宝庆，便立刻弯腰叫大家起身。

忽然探马来报：“官军二千五百人已到陈家桥，正迎着梓龙峒人急急杀来。”老人们顿时惊恐，哭的哭，喊的喊。

门口走进个彪形黑汉，气势汹汹。老人们一见，赶忙让道。来人是峒主堂弟子隆，司管全峒情报和治安，刚烈威严，大家敬称他为“隆爷”。隆爷径直冲到峒主面前，不跪不揖，怒声责问：“哪个叫梓龙出峒的？”

梓龙会长慌忙从老人堆里挤了出来，朝隆爷深深一揖，怯怯地说：“这事哪个也没叫我们做，只怪我们自己。我们事前没请示，事后……这时候才来报告。”

峒相厉声指责：“现在离你们攻寨已经快五个时辰了，怎么这时候才来？来了以后，你一声不吭，躲在大家背后鼓捣，这叫报告？你们事前没请示，事后也没报告。”转身问老人们，“是不是他叫你们来的？”

老人们个个低着头，闭紧嘴。

隆爷朝梓龙会长大发雷霆：“你们怎么能这样！现在，三十多个峒长、会长、各峒男女兵首领在台上开会，都把这次出峒的责任算在峒主、峒相头上。我来的时候，都回各峒齐人了啊！”

梓龙会长嗫嚅地急问：“他们齐人干什么？”

隆爷声如霹雳：“来土硃院反对出峒！”

老人们更加焦急，一片哗然。

探马来报：“梓龙峒人已进入坪上。得汉女一百七十七个，粗盐四担。



沿途所见官家人，没留一个。其他汉人死伤不过五十。傍晚可达严塘。”

峒主急问：“接到往回撤的命令没有？”

探兵答：“我回来时还没接到。”

侍兵呈上洋溪峒长飞鸽传书，峒相大声念道：“策应的官军已至颜岭、潭溪，每处五百。”念完后，故意焦急：“好快呀！”

隆爷不解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峒相故意让院里的人都听到：“官军出动了宝庆、岳平顶、祖师岭三处守军，共两千五百人，布成一个大口袋，打算把我们两千人都装进去。峒主早派人分别去颜岭、潭溪抵挡。”

隆爷急得跺脚捶头：“哎呀！这个死哑龙，自己两千人都快装进人家口袋里了，还不快逃呀！你们怎么不快点叫他回来！”

又接到飞鸽传信，峒相大声念读：“梓龙峒长不听峒主叫他回撤的命令，率众加速向严塘挺进。”念完后，长叹一声，痛苦地闭目摇头。

老人们刚哭喊了几声，忽然探马直驰院内。还没等停住马，探兵已滚在了地上，一边向峒主奋力爬去，一边哭着喊：“官军已到严塘，峒长硬叫大家往严塘……赶……快……救……救……”

探兵刚昏倒，老人们纷纷跪地，哭喊着求峒主救人。

隆爷暴跳如雷：“哭！哭你娘的……”

峒主摆手制止。院子里立即鸦雀无声。

峒主泰然朗声：“情况紧急，不要再吵扰我们了。子隆，台上那些蠢宝是你拱起来的，还须你去摆平。不是要反对出峒么？行嘛，不用麻烦他们，领着人来找我。要他们择定时间、地点，我去会他们。参加的人不限，谁爱来就来，多多益善。来的人，都戴上脸子壳，免得让别人认出来。”接着命令：“叫蠢宝们都给我回到自己峒里去，架好势！梓龙如出事，说不定整个梅山都会受牵连。”

子隆大声应“呃！”，恭恭敬敬下跪作揖，飞马离去。

峒主转身面向老人们，神色凄苦，噙着眼泪，失声泣道：“回去吧……莫流眼泪……”

老人们一齐跪在地上，个个哽咽。峒主背过脸，挥手叫他们走。老人们迅速起身，跟着会长走向大门。

峒主突然叫会长：“二舅，请留下。”